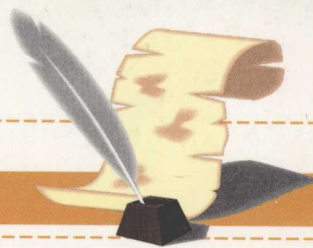


YOUXIU
DUANPIANXIAOSHUOJI
优秀短篇 小说集



旅游见闻

李相状 魏莹 / 著



-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
-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幅精彩的画卷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文史出版社

I247.7
1154
:25

优秀短篇小说集

李相状 魏莹 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优秀短篇小说集/李乡状主编—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。2006.2

ISBN 7-80702-111-X

I. 优… II. 李… III. 小说—短篇 IV.. I. 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312 号

优秀短篇小说集

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总印张 225

字 数 420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/3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702-111-X/I·31

总定价 894.00 元(全 30 册,本册 29.80 元)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目 录

那年花开(四)[下]	(4513)
旅游见闻	(4567)
七条鱼的故事	(4613)
这是一个圈套	(4636)
黑色旅行包	(4646)
惊魂一夜	(4655)
索命电邮	(4667)
赌球	(4671)
爱人的影子	(4674)
倩 儿	(4677)
星期三的十三号病房	(4681)
谁与我同路?	(4686)
恐怖的洗衣机	(4690)
大耳朵	(4694)



那年花开（四）[下]

学生捅马蜂窝的事惊动了全校的老师，第一个从楼里跑出来的是马春花。她跑到小松跟前一看，顿时大叫起来。“怎么了，小松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马春花连连地喊着。

梁小松见奶奶来了，嚎哭起来，“奶奶，快救救我，痛死我啦。”

马春花：“这可怎么好，这可怎么好啊！”

许会：“没事，赶紧找校医去。”

马春花：“什么，小松让蜂子蜇成这样，你还说没事，有你这么当教师的吗！小松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和你没完！”

齐志远办公室里，贺红梅坐在齐志远对面的沙发上，同他商量着学生住校的事，她态度坚决地说，“学生住校的事不能变，这和新课程改革不矛盾。相反，通过对学生集中封闭式一段时间，不但可以规范一下学生的行为习惯，还可以让老师抽出一些时间来给学生补补课。”

齐志远用眼睛久久地盯着贺红梅。

“你这样盯着我干啥，我说的不对吗？”贺红梅躲开齐志远的目光。

齐志远十分生气，大声说：“你这是在同我走迷宫，和新课改唱反调，变相搞应试教育。”

贺红梅有些底气不足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说呀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新课改是学校未来的教学方向，在这点上我一向是支持你的。但是，我觉得应试的东西也得有，否则学生考试成绩上



不去，我们就没法向家长交待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。”齐志远：“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希望你能带领第一教研室的老师把新的考试题弄出来，尽快上报区里。”

齐志远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突然，办公室的门打开，马春花领着梁小松大声嚷嚷着进来，“我说齐志远，你看看你的好老师，是怎么带的学生，都野的没边了，这样下去还了得吗，学生不像学生，老师不像老师，你得管一管啊。”

齐志远一震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马春花：“实验班那帮淘学生捅了学校操场上的马蜂窝，你看看把我们家小松咬的！”

齐志远一看，大怒：“怎么会这样，贺副校长，你把许会给我找来去！”

马春花哼了一声，领着梁小松走了。

教研室，马老师的大孙子让蜜蜂蜇了，这一消息像炸了锅，全校教师中顿时传开。

教研室里站满了闻讯赶来的老师们，大家嘀嘀咕咕，议论纷纷，赵凯和陈默在一旁小声说着话。

方洁站起来往外让着大家说：“各们老师都回去吧，没事了，回去吧！”

毛放分开人群，直奔许会，“许老师，齐校长找你，让你去一趟。”

方洁：“去啥去，别去了！”将许会拽住。

许会：“我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一个开放式教学吗，都反对，我不搞了还不行！”

赵凯：“你别冲我来呀，我也没说你什么！”

许会：“你还少说了！”将门一摔，走出教研室。



市游泳馆。波光闪闪，湛蓝的一池碧水，被周围白色的池岸拥抱着。随着“扑通”一声，许会身穿泳装从岸边的踏台上跳入水中，拼命地向对岸游去，水面上顿时掀起一片波浪。

许会顷刻游到了对岸，又奋力折了回来，她拼命地游着，在水里发泄着。

偌大的游泳馆里，只有她一个人。终于她游到了岸边，“哗啦”一下搬着池边的扶梯攀上岸来，池水转眼间恢复了平静。

淋浴室里，许会站在淋浴下边，急促水流喷射下来，从她的头上一直浇到脚下，她双目紧闭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让水流尽情地浇着。

齐志远办公室的桌上摆满了各种文件、纸张。齐志远低头翻阅着文件，不时地用笔在纸下记录着。

方洁急急的走了进来，劈头就问：“齐校长，对许老师的批评是否有些过重了？”

齐志远抬起头看着方洁，说：“怎么过重了，她怎么了？”

方洁：“她的情绪很不好，我怕影响她的工作呀！”

齐志远：“你不用说了，一个年轻人要经得起各种事情的考验，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以后还怎么做大事。”

方洁：“可你是校长，是支持她改革的重要人物，你批评的这么严厉，她能接受得了吗？”

齐志远：“受不了也得受，不能因为我把她放到实验班，重用她，犯错误就不能批评，这样我还怎么管别人。”

方洁：“但这事不怨她呀，是学生午休时间自己去的，和她组织学生出去，搞开放式教学没关系。现在一些教师对她有意见，说她把学生带散了，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，她带学生出去的目的是想尽快提高学生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新



课改是有利的。”

齐志远：“我知道是有利的，但不能乐不思蜀，顾此失彼。好了，这事我知道了，有时间你找她谈谈，替我解释一下。”两人正说着，杨副校长走了进来。

方洁见杨副校长找齐志远有事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您有事，我走了。”

齐志远：“就这样！”将方洁送出去，带上门说：“有事吗，杨副校长？”

杨光明说：“我想跟你说一下建房资金的事，到现在还没到位，市里的钱拨了，但区里的钱还没给，您是否再找一下张书记，催催他快些给办了。”

齐志远：“这事先别找张书记，我先给李区长打个电话，让他给催催。”说着拿起电话，“喂，李区长吗？我是齐志远啊，区里答应给我们学校那笔钱什么时候到位呀，我们可等不及了。”

李区长：“你同区财政局说说，这笔钱张书记已经同意了，让他们给你们拨下来，你再找找。”

齐志远：“找过了，可财政局说没钱！”

李副区长：“我看你还是找张书记，让他直接说，他说话比我有力度。”

齐志远：“你是怕这事连累你，不肯给我们说话吧。”

李区长：“你小子怎么这样说话呢，我什么时候怕过，张书记一个人管钱，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，你不信拉倒。”

齐志远：“我知道你是好话，就这样吧。”

李区长：“喂，你先别撂，有件事问你，新课改的事你们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，市里过两天要来检查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到时汇报的好一点。最近我听说许多家长对你们搞什么开放式教



学有意见，说学生的能力提高了，但心散了，不爱学习，尤其是基础知识的学习，成绩连连下降，这事都反映到市领导那去了，中考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市领导非常关心这件事，你可千万弄好啊，可别再让我跟你背黑锅。”

齐志远：“这事我也听说了，家长是有点意见，但没像你说的那么严重，放心吧！”

教研室里教师们正围绕会考出题一事讨论，发表着各自的意见。

赵凯手拿已经打出来的试题说：“这题出的有问题，离学生的中考实际相差太远，综合题过多，大部分都是课外的东西，课本里只有一少部分，容易误导学生，产生学习课本的东西没用的思想，放松对基础知识的掌握。现在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大量做习题，尤其是课本上的题，掌握更多的基础知识。”

许会：“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但这样一来学生不是又回到纯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去了吗？那我们前面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？”

赵凯：“我认为前面的努力不是白费了，本来就是错误的，学生该背的不背，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，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吗？学生还没有会走就让他跑，他能跑起来吗？这不现实。只有基础知识掌握好了，才能谈得上素质教育的问题，现在还过早。”

马春花：“我同意赵老师的观点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会考出题都要围绕学生中考进行，否则就偏离了大方向。新课改各学校都在搞，但都是表面上的，暗地里还是老一套，拼命领着学生抓分，提高升学率，这些年来咱们松江一中在全市被称为最好的学校，靠什么，还不是学生的升学率吗？”

许会：“我们搞新课改和学生考试不矛盾啊，为什么你们



总是要把它对立起来呢？”

马春花：“不是对立，大家在这里给你提个醒，怕你走得太远，回不来，把学生耽误了，到时说什么都晚了。”

陈默：“我赞同马老师的意见，新课改同应试教育是一致的，没矛盾，关键是怎么去做，用什么样的眼睛看待它。新课改是对的，是今后学校教育教学的发展方向，但我们绝不能把它搞偏了，弄成四不像。当然只抓基础知识的训练，不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与锻炼是不对的，但只抓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，放松对基础知识的训练也不对，两者如何结合起来，找出共同发展的结合点，这里有很大的学问，一些老教师都把握不好，更何况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，想要出人头地还早点。”

方洁：“不要再说了，这事齐校长已经定了，我们按照要求报上去，会考出题究竟如何弄，让学校定吧。”

齐校长为学校建房资金的事，又跑到区委找张书记，张书记取下老花镜，冲齐志远说：“呵，好大的口气呀，质问我来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？”

齐志远笑了：“您不给钱，找我算什么账啊。”

张书记：“我问你，那个小许老师怎么回事，在瞎搞什么，听说她又搞什么开放式教学，一天到晚领学生往外跑，你当是‘文化大革命’时学工学农呢，简直是乱弹琴，家长把状都告到市委高书记那去了，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。”

齐志远：“这事不怪许老师，是我让她这么做的。”

张书记：“你少替她遮掩，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。你回去把情况了解一下，用书面给区里报上来，我要向高书记汇报，要不你让我如何交待。”

齐志远没说行，也没说不行。



张书记：“你听到没有，我跟你说话呢。”

齐志远忍不住说：“这些家长真是没事闲的，在那胡说八道呢。搞新课改能和以前一样吗，家长就认识分，教学上有一点变化，学生考试成绩稍有不好就给学校提意见，你让我怎么汇报，难道说学校新课改错了不成。”

张书记：“实事求是，该咋回事就咋回事，遇事不要老想着自己怎么样，家长有些意见是对的，不但要听，而且要落实，把偏差的东西改正过来。我就是家长，我的孙子就在你们学校，这也算是家长对你提出的要求。”

志远：“好好好，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行了吧。”

张书记：“你不是给我做，是给你自己做，搞不好区里将要考虑你的工作问题。”

齐志远心里一沉：“你要让我离开松江一中？”

张书记：“不是我让你离开松江一中，是你自己找的。”

齐志远有些不服气地说：“凭什么让我离开松江一中，我那点做错了！”

张书记：“你着什么急，不是还没让你走吗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让领导为难，那样咱们大家谁都不好看。”

齐志远笑了，说：“张书记，您别吓唬我，在您身边工作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，胆小得很！”

张书记：“你还胆小，我看你比谁的胆子都大，你走吧。”

齐志远：“张书记！”

张书记挥挥手：“走吧！别说没用的了，回去把报告快点给我报上来。”

齐志远回到家，已是很晚了。餐桌上摆着两菜一汤，齐腾腾他没有吃饭他在等爸爸一起吃。父子俩对坐在餐桌前边吃边说学校的事。



齐腾腾夹起一口菜放到碗里说：“爸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”

齐志远拿着汤勺喝了一口汤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齐腾腾：“你啥时给我找个妈呀？”

齐志远拿着汤勺的手停住了，一怔，说：“给你找个妈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事了。”

齐腾腾：“你没发现吗，这段时间有人对你特别关心，我这个当儿子的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了。”

齐志远又是一怔，说：“谁？别瞎说了，谁对我关心了。”

齐腾腾：“还能有谁，当然是我那两位可爱的老师了。”

齐志远：“你说的是许会和陈默？”他一下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儿子今天提醒了他。

齐腾腾：“不是她们是谁？”

齐志远怕给儿子造成不好的影响，矢口否认说：“别瞎说，没有的事，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！”

齐腾腾：“爸，别不好意思了，我已经不小了，什么都懂，你千万别错过机会，否则就是别人的了。”

齐志远：“越说越没边了，赶紧吃你的饭吧。”

齐腾腾：“哎呀爸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，你那个党校同学毛放和赵老师也对她们有意思，早就惦记了。还有，最近我发现许老师和陈老师经常闹别扭，肯定是因为你。你到底喜欢谁，快点定下来，否则要出人命案了。”

齐志远：“去你的，快吃你的饭！”

齐腾腾：“你儿子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别打岔好不好，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呀，什么话不能跟我说，快从实招来。”

齐志远：“越说越不像话了，告诉你，她们俩我那个也不喜欢。”

齐腾腾：“喂，不对呀，我的感觉错了？”



齐志远：“好了，别瞎猜了，吃完饭学你的习去吧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”说着进里屋去了。

齐腾腾：“爸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”他见爸爸不理他，只好回屋学习去了。

这天刚刚下课，许会就匆匆回到了办公室。她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刚放下东西，突然发现桌上有一块崭新的手表，不禁愣住了。她拿起手表问，“这是谁的？”

毛放过来，“你别问了，是我给你买的。”

许会更是一愣：“你给我买的，为什么？”

毛放：“今天是你生日，一点小意思。同时也谢谢你送给我那幅字画。”

许会明白了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”

毛放：“为什么？”

许会：“不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要！”

毛放：“你还因为上次的事生我的气呀。”

许会：“没有，上次什么事，我早忘了。”

毛放：“你别这样好不好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”

许会：“算了吧，我可没看出你的真心来。”

毛放：“你真的不原谅我。”

许会：“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，对了上次给你拿出的那幅字，请你给我拿回来，我已经答应给别人了。”

毛放：“你怎么会这样？”

许会：“我怎么了！”

毛放：“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”

两人话不投机，不欢而散。

为了阻止许会在会考出题中的错误，避免学生在中考中出现失误，陈默找了主管教学工作的贺红梅，不料贺红梅却一反



常态，不但没有说许会不好，反而批评她。

望着陈默生气的样子，贺红梅笑着说：“这事有校领导，你就不要管了，我看问题不大，许老师的想法还是比较科学的，出的会考卷子我看了，还可以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你是对班，要支持她的工作，不要动不动就闹意见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”

陈默：“可她这样下去会误导学生的，中考学生成绩上不去怎么办，我是着急呀。”

贺红梅：“工作上的事犯不上着那么急，有学校顶着呢，你怕什么。千万要记住，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，支持小许就是支持学校，支持齐志远，也就是支持你自己。希望你多关心一下自己的事，工作上差不多就行了，有时间多接近齐校长，他现在很需要人帮助，你们以前又是好朋友，但愿你们有个好的圆满结局。”

陈默：“我才不主动接近他呢，爱咋咋地，随他去吧。”

贺红梅：“你千万别犟，我年轻时就像你似的，认准一条道走下去，可怎么样，到后来还是自己吃亏。”

一番话说得陈默有些感动，她还想说什么，被贺红梅拦住了，“别说了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这些事我比你有经验。回去一定要支持许老师工作，大度一些，这样才能赢得齐校长的好感，你也才能最后战胜你的对手。”

陈默还真信了贺副校长的话，平时收敛了许多，与许会的冲突表面看也减少了，讲课也很卖力气，同学们对她讲课的反映更好了。

许会和方洁这些天一直在研究会考出题一事，干扰小了，一切似乎很顺利。

孙梦瑶的父亲孙文学的伤已好了一些，但仍在床上躺着。



一位卖面的工人在孙梦瑶的引导下，将一袋面粉扛进来。孙梦瑶指着平台的桌子小声说：“放在这吧，别出声！等着我给你拿钱去。”在里屋床下的一个纸鞋盒里，孙梦瑶在放满零钱堆里拿出了两张10元整钱，递给卖面人。

“谁呀？是梦瑶吗，你干吗呢？”父亲孙文学听到声音，在床上问。

孙梦瑶送走了卖面人，推开父亲的房门，将买来的香肠和面包等东西放到父亲床前：“爸，你好点了吗，我给你买了好吃的，你吃吧。”

孙文学：“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哪来的钱？”

孙梦瑶：“我自己攒的，你快吃吧。”

孙文学有些狐疑地看着女儿。

孙梦瑶：“真是我攒的钱，你快吃吧。”

孙文学拿起一根香肠递给女儿说，“你也吃吧，吃完了好好学习。”

孙梦瑶答应一声，又给父亲倒了杯水放好，然后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夜深了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。孙梦瑶床头的写字桌上，一个老式闹表在嘀嘀嗒嗒的走着。孙家父女都进入了梦乡。孙梦瑶太累了，躺在床上渐渐发出鼾声。

突然，闹表的钟响了起来，将孙梦瑶从梦中惊醒，她一下用手按住闹表，让响声停下，然后伸了一个懒腰，“腾”地一下坐起来，穿上衣服来到厨房，将发好的面拿出来，开始做早晨要卖的馒头。父亲的屋里，孙文学仍然睡着，没有一丝察觉。

天渐渐地大亮起来。

孙文学睁开了眼睛，“梦瑶！”他叫了一声，没有回答，便



拿起床边的拐杖走下床。

孙文学拖着步子来到女儿房间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里面没人，他又来到厨房，仍然没人。这孩子到哪去了呢？他越想越担心，禁不住来到女儿房间，在床上地下翻起来，可什么也没发现。刚要转身离去，脚在地上一拖，碰到了鞋盒子，孙文学一愣，忙弯腰打开，立即惊呆了，“钱！这么多钱是从哪来的，难道是女儿……可这钱又是从哪来的呢……”

外边马路，孙梦瑶站在大白铝盆前继续卖着馒头，唐斌斌母亲闫英在一旁帮她喊着，盆里的馒头已经剩的不多了。

“馒头，大白面馒头……快来买呀，再不买没了……”闫英大声喊着，向外兜售着。

孙梦瑶也跟着喊道，“馒头，三角钱一个，五角钱俩，快买呀。”

闫英看了下盆里的馒头说：“算了梦瑶，这几个馒头别卖了，我拿走了。”

孙梦瑶：“行！阿姨，你拿走吧。”说着拿起一个塑料袋将几个馒头装上递给闫英。

闫英：“一会儿我再给你钱。”

孙梦瑶：“您帮我卖了这么半天的馒头，吃几个还不应该吗？”

闫英：“傻孩子，我白吃你馒头，那叫什么帮啊。好了，我回去了，明天我还这时来帮你。”

孙梦瑶：“谢谢阿姨！”

孙梦瑶高兴地回到家，可一进屋就看见父亲孙文学满脸怒气，拄着拐杖在屋里来回走。

孙梦瑶一看气氛不对，她轻轻地把卖馒头的空盆和凳子放